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

局外人

L'Étranger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 / 著

徐和瑾 / 译



H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

局外人

L'Étranger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 / 著

徐和瑾 / 译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局外人/(法)加缪著;徐和瑾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蜂鸟文丛)

ISBN 978-7-02-010880-0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②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71112 号

责任编辑 黄凌霞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0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 插页 4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880-0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H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阿尔贝·加缪 (1913—1960)

法国作家，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沿海城市蒙多维（现名德雷昂）。从少年时代起，就与贫穷和死亡的阴影相伴，这使他更能深切体会人生的荒谬。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，他一生都在与荒诞作斗争。代表作有小说《局外人》《鼠疫》，哲学随笔《西西弗神话》和长篇论著《反抗者》。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对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派有很大影响。

《局外人》以一个小职员的真切感受揭示出了现代司法过程中的悖谬。《局外人》在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从问世之初就已奠定，以深邃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悍凝练的古典风格，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。



阿尔贝·加缪
Albert Camus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,世界文坛流派纷呈,大师辈出。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,使读者了解其作品,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“蜂鸟文丛——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”系列图书。

以“蜂鸟”命名,意在说明“文丛”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,身形虽小,羽翼却鲜艳夺目;篇幅虽短,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。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“碎片化”之今日,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“小鸟”,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,一丝甘甜。

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,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、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。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。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,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。

“丛书”将分辑陆续推出，“蜂鸟”将一只只飞来。愿读者诸君，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，与“蜂鸟”相伴，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六年一月

译者序

一九五八年，加缪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：“是的，我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时，有一个确切的计划：我首先想表达否定。用三种形式：小说为《局外人》，戏剧为《卡利古拉》，哲学论为《西西弗的神话》。”这是他作品中的“否定”系列，通常称为“荒诞”系列，代表作为《局外人》。

《局外人》发表于一九四二年，是加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，当时正值大战期间，作者又几乎默默无闻，这部作品很可能迅速被人遗忘，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，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，被誉为佳作，作者则被称为创新作家。

《局外人》是加缪最著名的作品，篇幅不长，分为两个部分：第一部是他在枪杀阿拉伯人前的生活，即自由人的生活，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叙；第二部是他被捕后对自身的回顾和认识，主要以回忆和内省的形式展现。主人公则从第一部中一个无辜者的客观看法，转为一个被告和罪犯的主观看法。

小说的书名“局外人”表示主人公的主要特点，即孤独和独特。默尔索没有突出的个性。加缪像福楼拜那样，使默尔索具有社会职业，介绍他过去的生活，并使他具有某种心理状态和常用口头语。因此，他并不像罗伯-格里耶的某些人物那样抽象，而是有一定厚度。

然而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默尔索的表现前后明显矛盾。例如，他跑到车站想赶上长途汽车时显得十分笨拙，而在水里游泳却像优秀运动员，在追赶卡车时则毫不犹豫，而且一跃而

上。同样，默尔索显然不喜欢跟别人接触，但星期天整个下午，他却一直在观察街上的行人（第26—27页）。

因此，默尔索一方面是有文化的成年男子，雷蒙和萨拉马诺老头都向他请教，他的老板则要提升他去巴黎工作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却多少有点幼稚，称自己的母亲为“妈妈”，对巴黎的印象只有：“很脏。有鸽子和阴暗的院子。”（第54页）

另外，默尔索没有确定的身份，他既是他自己，又像是别人。于是，他就不断提出他身份的问题。例如，在法庭审判时，他担心他们会“错把一个人当做另一人来审讯”（第110页），而在年轻的记者对他注视时，他“感到我在被自己观看”（第108页）。其他人也使默尔索肯定了这种想法。例如，在审判时，检察官把他枪杀阿拉伯人跟第二天将审判的杀父案一视同仁，

他的律师则不让他说话,他因此理所当然地作出下列反应:“这又是在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,把我完全消除,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取而代之。”(第131页)并提出疑问:“那么,到底谁是被告?重要的是被告。我有话要说!”(第124页)

虽然如此,默尔索并不要求自己具有某种个性,相反,他始终声称他跟大家一样:“我想要对他声明,我跟大家一样,跟大家完全一样。”(第82页)反之,其他人也都跟他一样:“既然我只会有一种命运,既然成千上万的幸运儿像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,[……]其他人也是这样,有朝一日会被判处死刑。他也是,他会被判处死刑。如果他被指控杀人,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而被处决,这又有什么关系?”(第154—155页)

然而,对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,既不能进行

心理学或现实主义的分析,也不能进行象征主义的分析,甚至不能跟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毫无个性的人物相提并论。因此,这个“局外人”可说是无法分类。

显然,《局外人》建立在自然和社会对立的基础之上。一九五五年,加缪在该书美国版序言中写道:“书中的主人公被判死刑,是因为他不会玩这种游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是社会的局外人,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,游荡于社会的边缘,游荡在他私人生活的郊区,孤独而又淫荡。”他跟外界社会的关系还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:一是他不知道社会的准则,甚至还加以拒绝,二是他跟自然环境保持着深厚的关系。正如加缪在上述序言中所说:“《局外人》讲述一个人的故事,此人没有任何英雄姿态,却同意为真实去死,读到这个故事,对这点就不大会看错了。”

社会准则产生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礼仪,不管是葬礼和审判都是如此,甚至连言语也有准则可依。检察长的话是陈词滥调,根本不考虑被告的具体情况。至于默尔索的母亲死后大家对他的慰问,似乎大多是为了尊重社会习俗,而不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。

由此可见,这个社会看待事物,只是依据社会的准则,有时还会毫不犹豫地违背这种准则。例如,在法庭上,门房指责默尔索不想跟他母亲的遗体告别(第114页),但实际情况却是:“我想马上看到妈妈。但门房对我说,我先得去见院长。”(第3页)两者一对照,这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就暴露无遗。

默尔索跟社会的关系总是有点不大顺畅,相反,他跟自然环境却是十分融洽,特别是跟水,因为水跟愉悦和爱情联系在一起:“海水凉快,我游泳开心。我跟玛丽一起游得很远,我们

都感到两人动作协调,心满意足。”(第64—65页)即使是常常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阳光,有时也使他感到十分舒服:“她[玛丽]靠着我躺了下来,她的身体和太阳所散发的这两种热气,使我睡着了一会儿。”(第65页)因此,加缪在这部小说美国版的序言中说:“默尔索[……]贫穷而又不加掩饰,喜欢不留下阴影的太阳。他并非缺乏敏感,而是因执着而有一种深沉的爱,喜爱完美和真实。”正因为如此,有人把他称为“追求真实的殉道者”,读者特别是当时的读者也把他视为“反英雄”。

加缪在这部小说中对司法机关进行尖锐的批评。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,对审判的叙述缺乏真实性。例如,默尔索的老板不可能不出庭作证,另外,在当时的情况下,杀死一个阿拉伯人,也不可能被判死刑。

然而,整部小说的逻辑基础,恰恰就是这种

非真实性及其真实效果的结合,而加缪的计划,也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运行的一种审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加缪妙就妙在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,这个人物有罪是无可争议的,但被判死刑却理由不够充分。这首先是因为他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人,而是因为他没有在母亲下葬时哭过。法庭的审判通过默尔索的视角来描写。一方面,他在众人眼里是被告,但另一方面,他虽说被排除在外,“感到自己在此多余”(第106页),却是庭审的叙述者,从外部来观察对自己的审判。作者正是通过对庭审的这种描写,来对司法机关进行讽刺和批判。

从字面上看,理解这部小说易如反掌。《局外人》中没有深奥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,使用的是日常用语,有时还有儿童语言,没有罕见或疑难词语,句子往往借用口语体。然而,这种看来简单的语言,却引起众多不同的评论。

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·热奈特在界定这部作品时也感到十分为难,认为它是一种“外聚焦的同故事叙述”(《叙事的新话语》),也就是说读者因书中使用第一人称而处于人物的意识内部,同时又因为人物无个性而处于其意识外部。因此,他只好得出结论:“那我们就不作任何解释,让这种叙事含糊不清。”

对《局外人》无法进行分类,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文学准则都不相符,它一方面偏离这些准则,另一方面却又以矛盾的方式将这些通常互不相容的准则结合在一起,小说的叙述形式就是如此。

这部小说的叙述形式,一眼就能看出前后不一致:第一部主要是用日记的形式,而第二部则是在回顾往事。这两种叙述形式的结合不仅使人感到意外,而且还显得更加复杂。第一部的日记形式,使人感到并不可信。如默尔索在